

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工/吴志立 校对/谈紫

兴马洲记

徐国鸿

学生从英国回来看我，两人驱车随兴而行。见一洲草木丰茂，顿生踏青抱水的兴致。复前行，俄见有大轮可载人兼载车，无犹豫，并载而行。环洲有堤，可容一车小心翼翼通行。绕洲一圈，但见该洲只略高于江面，然江堤颇高且甚为坚固，堤侧多建房屋，民户不少，年老者居多，青春者少见，想是与现在大多数农村的情况一样，年轻人都进城奔生活了。

在堤面略宽处，把车停好，准备弃车步行。旁边人家老汉看到，赶紧过来，热情地请我们把车停在自己院子里，并且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锁小院铁门，不管他在不在家，随时可以来开走。进得院内，见主人精心照料了不少的花草，显见虽是普通的农人渔人家，却很有生活情趣。后来，发现洲上的人家大多养了一些花草，虽然花盆多就地取材，极朴实，但花草都照顾得不错，长势好，花开得热烈。

堤内洲地凹陷平坦，除屋旁有菜地，其余田亩都荒芜，杂草高过头，矢车菊盛开。民户因而多养羊，羊之黑粒粒散布路面，须捡步择足，时而蹦跳着走。然不减我俩兴致，下到江边湿地。或睹江水奔涌兴子在川上之叹，或仰望高树发桓温抚树之敬，或踩如厚被绿草寄牧勒之想，或眺远山寻觅潇湘八景山水晴岚之古韵……颇开心境。

洲上有小学一所，仅有五个学生却有六个老师，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老家附近高山之上学校的情形，世易时移，不想此处还有这番有趣之事，也算是个异数，不知还能存在多久。

洲虽不大，但关圣庙和土地祠倒有多处，小而精致，足见原始信仰之韧性。时至午后，见民屋墙上有“饭菜”字样和联系方式，试探打后，店主旋风而至，依我们意愿，电话嘱其堂客从自家菜地摘来时令小菜，不多时做好。在树荫下摆开桌子，与学生就着尚留余温的硬菜，对着瓶子吹点啤酒，沐着江风，聊聊英格兰、苏格兰的话题，颇有蒙太奇的感觉。

走时，小店老板忙于与几个村民玩牌，但不忘高声叮嘱我，把摘来的一大堆小菜带回城里，留下也是浪费，没打农药没施肥吧，在城里买不到。“吃不了兜着走”，这种感觉还真不错，抽空一定要多来此洲走走。

洲在昭山下、湘江中，名唤兴马洲。

大美长沙

《给阿嬷的情书》：一个民族的百年家国记忆

滕建国

当电影院的灯光缓缓亮起，《给阿嬷的情书》片尾泛黄侨批上的瘦金小字逐行浮现，全场的啜泣声还在黑暗里久久没有散去。我攥着被泪水打湿的纸巾，指尖似乎还沾着侨批纸页那历经半世纪的粗糙触感——那纸页上，藏着江海万里的相思，藏着千金的信义，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割不断也放不下的家国与乡愁。

故事的开篇，是潮汕老厝檐下安稳的晚年。头发花白的阿嬷叶淑柔，安安静静守着一院子的橄榄，把那沓锁在木匣里的侨批当成了一辈子的念想。半个世纪以来，远在泰国的丈夫郑木生每月准时寄回书信和银钱，信里永远是“展信安康”的体贴，永远是“生意昌顺，勿念家中”的报安，每一行字都温温软软，熨帖着阿嬷半个世纪的等待。阿嬷的日子就像巷口的溪水，慢悠悠流淌了半个世纪，她从青丝等到白头，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封封滚烫的家书，从来都不是出自丈夫的手笔。直到孙子晓伟因债务缠身，瞒着阿嬷远赴泰国寻找那位传说中发了财的爷爷，这段被海水尘封了半世纪的真相，才顺着暹罗的海风，重新吹回了潮汕的老巷。原来，郑木生早在1960年就已经客死异乡，半个世纪里提笔写家书、月月寄银钱的，是曾经受过郑木生恩惠的陌生女子谢南枝。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跌宕起伏的商业大片，它只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里，普通人最朴素的情义，可就是这份朴素，却像钝刀子割肉，一点点揉碎了观众的心，让我们在淡如水的叙事里，尝尽了跨越山海的离愁与温厚。

电影里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桥段，而是那一封封侨批里，藏着的最动人的乡愁。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多少潮汕儿女为了活命，挤上红头船告别亲人，一头扎进茫茫南海，去南洋谋一条生路。对于这些“下南洋”的游子来说，一封侨批，就是他们留在世上的根，是连接着故乡与他乡的唯一线绳。郑木生刚到暹罗的时候，给阿嬷写的第一封平安批里说：“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阿嬷给丈夫回的信里写：“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既已知足。”你看，相隔万里的两个人，共享一轮故乡的明月，把所有的思念都揉进了平平淡淡的字句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怨天尤人的抱怨，只有一句“念你安康”，就道尽了半个世纪的等待。我想起小时候听奶奶讲，太爷爷当年也是下南洋去了新加坡，从民国初年等到解放，整整三十年没有音信，太奶奶就每天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等，把太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翻来覆去摸，直到头发全白了，还念叨着“他会回来的”。原来我们中国人的等待，从来都是这样沉默而坚韧，就像电影里的阿嬷，她把半个世纪的思念藏在打橄榄的动作里，藏在热饭的烟火里，藏在一次次摩挲侨批纸页的指尖，从来不说“我好想

你”，却把一辈子都活在了等待里。这种东方人特有的隐忍，比任何激烈的哭戏都更戳人心窝。

而这个故事里最动人的，从来都不只是爱情和亲情，更是陌生人之间那份一诺千金的情义。郑木生当年救过谢南枝父女，在郑木生死后，谢南枝接过了他对家人的责任，这一接，就是十八年。她每个月省吃俭用，把钱寄回潮汕，以郑木生的口吻写一封封家书，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辛苦，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放在今天，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帮一个陌生人照顾家人？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人之托，终人之事。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初到南洋的小伙子收到家书，说母亲病重急需钱治病，整个银信局里等着寄批的侨胞，你五块我十块，纷纷把自己攒的汗血钱掏出来，还让小伙子先寄，不用排队。你看，这就是潮汕人能在海外立足的根本，哪怕大家都是背井离乡讨生活，可只要自己有人难，就没有一个人会袖手旁观。郑木生当年看到同乡的船被劫掠，明明知道出头会惹祸，还是义无反顾冲了上去，最后丢了性命，不也是这份刻在骨血里的情义吗？他救了谢南枝，谢南枝又用十八年的坚守，报答了他的恩情，这份情义跨越了生死，跨越了山海，从潮汕到暹罗，传了整整半世纪。当跨越半世纪，终于见到阿嬷的时候，谢南枝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什么都记不清了，开口第一句却是“咸猪肉收到了吗？”。原来这么多年过去，她还记得这段跨越山海的联结，这句平平淡淡的话，比任何海誓山盟都更动人，一下子就戳中了所有人的泪点。

其实这部电影讲的哪里只是阿嬷一个人的故事，它讲的是千千万万侨胞和侨眷的故事，是我们整个民族跨越百年的家国记忆。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说侨批是“海邦剩馥”“侨史敦煌”……我从前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完电影才明白，这一封封薄薄的侨批纸，哪里只是纸啊，它是千千万万华侨把最苦的日子留给自己，把最深的牵挂寄回故乡，是他们用汗血钱养活着家乡的亲人，是他们攒钱给家乡修桥铺路办学，是他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把钱捐给祖国抗日，把自己的心永远和祖国绑在一起。哪怕远在重洋，这些华侨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祖国。他们下南洋是为了活命，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管走了多远，不管去了多久，在这些游子心里，故乡的月亮永远是最圆的，故乡的土地永远是最亲的。电影里木棉花是重要的意象，导演说，木棉花既代表着恋人的牵挂，也象征着潮汕儿女的坚韧，更代表着华侨对故土的眷恋。你看，那些下南洋的潮汕儿女，就像木棉花一样，哪怕开在异国他乡，根也永远扎在故乡的土地里。

观众席

不再对话 这是雨夜 (外二首)

束心

桌子上的水杯
正雾气缭绕
如同危险的山脉
在眼前演变成云烟
峡谷。触碰
面容又或肋骨
二十四根之间
或对仗或空缺或平行
说不清这骨架
到底支撑着什么
就好像
我们生来就有一部分
要注定苦楚

杨顺

致母亲：云的琴键 (外一首)

橄榄树根托举裙角清扬
取色器里调制黑白琴音
龙行云走的山水

亲爱的母亲，我们一起挽手
去看世界之美，夕阳
从炊烟里缓缓流淌
晚霞擦净晒红泛紫的面庞
着一身星空之纱月光之绸
青草池塘不绝的蛙鸣
倔强从不被击打所毁灭
包裹信心的枝蔓越发顽强
磕碰里长出的层层底气
眼泪只许沉没海底
留下波光月影音符魔法
用双手倾泻语言的海水
不必控诉白云

翔集于蓝天

燕相诗会



胡伟撰

要举办一些祭祀活动。
我问阿嬷这是谁写的？
阿嬷说：“有感而发。”
“你还会写诗？”我问。
她摇头笑了，说：“我字都认不了几个，哪会写诗，就是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堵着不舒服，就顺手写在那里。”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挂在这里，这不被你看见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阿嬷所做的一切，让我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只读过小学，但他好学，在我幼小的印记里，每天晚上他总会在煤油灯下抄抄写写。他有一本A4纸大的红色笔记本，我曾偷看过。抄有《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歌曲的歌词，我们几姊妹的出生年月日时，还有雕花窗棂的制作方法，以及哪家老人过世时，创作较好的挽联……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像不认真写就对不起这个笔记本。

父亲过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再次翻看，发现他后来还记了很多，比如：

1997年11月20日，电话里听到孙孙会喊爷爷了。
我愣了。我这个当父亲的没在意的事，一个天天与土地打交道的爷爷却把这样的日子记了下来。
我继续翻下去。

2003年9月15日，送孙孙上学，给她买了一个油坭坭，放学时我去接她，发现还放在花书包里，油坭坭把书都弄脏了。粗心，我把孩子当成了大人。

2010年12月21日，鲁师傅过世，做挽联：一身正气，乐善好施，半仙驾鹤从西去；平素喜善，箫琴师表，高品绝学挽南归。鲁师傅在村子里是个乐天派，喜欢吹竹笛和唢呐，更爱练习拳脚功夫。

最后一页还记有一首敬酒歌，我曾听他唱过：这杯酒来清又清/要敬远方的客人/贵脚来到我贱地/酒到杯干情更深……

我翻着翻着眼睛有些湿润起来。父亲这样的“大老粗”还会写下这样的文字。这种记录并不是父亲在煽情，而是想往柴米油盐某个瞬间，不让它跑掉。和阿嬷写在挂历上的句子一样。没有修饰，没有感叹号，甚至语法都不甚讲究，却具有刀刀般的真切。

他们写出来不需要别人看见，也不是为了让人来检举，更不是为了上热搜，也弄不懂什么叫热搜。那是写给时间的私信，放在漂流瓶里的纸条。不期待有任何回音，只是放在那让自己在未来的某个日子再来打捞的记忆。

回想起来，很是惭愧，我们每天写作时绞尽脑汁想题材想角度，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可他们粗粝的记录却是那样的具有深度而又让人回味。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新大众文艺，他们只知道日子是怎么过就怎么记录下来。

生活悟说

那天，我回到老家，发现七十多岁的阿嬷，用灶膛里的火炭写在猪栏板壁上的文字：

3月15日，猪仔15.8元，50斤790元
3月20日，交电费64元
4月10日，买磷肥100斤37.5元
石韦煎煮猪退烧……

阿嬷嫁到村子里的时候，我还不知事。我记事时，记得阿嬷在寨子里的扫帚班，很认真地学认字和写字。没想到，很多年后，又看到她写的字。她说：“好多字不会写，都退给了老师。”

我伸出大拇指，没有搭话。板壁上的字，写得有些不规范，也不完整，有的地方还被雨水淹没，或被无意中抹去了。但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和田地里犁开的泥土一样真实。不需要别人看得懂，只要自己明白。记录生活的日常，把平常的日子留住。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现在使用的手机微信聊天，微信支付，把生活记录得清清楚楚。只是，这些生硬的文字和那些规范的语言，少了山野的气味，也没有化肥那扛在肩上的重量，更没有土地的温度。

阿嬷家的灶台旁有一幅山水画挂历，三年前的，阿嬷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在10月份那张的最上面部分，张贴了一片树叶，在“霜降”的日期上画了个圈，一条线引过去有一行小字：昨日树上，今日窗前；明月夜，始知寒。

阿嬷见我看得认真。把我推了推说：“记着好玩的，吃饭去，别看了，丑死了。”

阿嬷说得轻巧，我的心却很沉重。6月13日：买排骨二斤八两，炖冬瓜。贱狗回来吃了两碗饭，他说在外头吃不到这个味道。贱狗是我堂弟，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

7月25日：小弟王在家钉天花板摔下来头部受伤住院，还没醒过来，送一百元。小弟王老婆拉着我的手哭，说她儿子还小，才读初中。

9月8日：舅舅生日，别忘了，今年是八十大寿。应该是早于这天写的。我指着这天问道：“你送了多少礼？”

阿嬷笑了笑：“表示个心意，人情赶得大了难还。”

叔叔腿脚有病不能下床行走，躺在床上七八年时间。前两年过世。我看她在农历七月十三这天在挂历上写道：走了——/连同他的衣物和碗筷/就这么，像薄雾被晨光收走/销声匿迹/七月十三又来了/这天你们过节/焚香，举杯，笑语/而他的碗/盛着的却是远方和月光……寨子里把这天称为鬼节。

《夏夜》中国画 谭小平



从这个口子进去，铜官这条街两边房子墙面的台道上，贴了陶片做的装饰，还有陶片围着窗子框边贴着的，用陶片贴出花、草等图案。脚下，踩得嘎嘣嘎嘣地响，抬起一看，脚底也踩在了陶片上。

脚底踩的这块陶片掌心大小，边角圆润，不扎手。翻过来，背面有一层暗暗的釉，正面像砂纸般糙。我蹲下来，拿手指头蹭了蹭，上面还沾着干泥巴，难怪摸上去有点粗糙，它一直嵌在土里，这块陶片的背露在外面。

在陶瓷街上走，满眼是陶器、陶片，连地面也是。我踩到的这一块，嘎嘣一声，脆生生的，跟踩碎一块脆薄饼干似的。我心里一震，觉得可惜。街上铺的、墙上贴的，都是陶片，嵌久了，都结实了，这块挤出来的，凸起，独只让我踩中了。

我弯腰拾起来，放在手心窝里看了又看。这块陶片，八成是一只陶器摔碎了，扔进陶瓷碎片堆里，和众多的陶片堆在一起。那天，街道路面装饰工艺师说，可以把陶片铺在陶瓷产地的路上，这样凸显陶瓷产地的特色，他的想法实现了。我踩的这块陶片便是铺在这条路上的。我仔细端详这块陶片，看不出它原来的器型。我猜它是陶碗还是陶罐，也可能是那种大肚的坛子，我说不准。陶片弧度不大，像从一件圆鼓鼓的陶器上崩下来的。我把陶片放在左手心里端详，右手拇指食指在陶片上摸来摸去，那层暗釉，滑溜也沁凉，我联想起了陶瓷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些陶器。

博物馆的宝笈玻璃擦得锃亮，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陶器，墙上还贴着陶片，陶片上有字。那字有的藏在陶器里面那层，也有的写在陶器外面。里面的等陶器烂了后，成了陶片，才露出来。有人发现，说这是古人在陶器里留下的秘密。我站在宝笈前，隔着玻璃看了好一阵。转头又看墙上贴的陶片，那些字歪歪扭扭的，有的像个“吉”字，有的认不出。讲解员说，那是窑工们随手写的，有名字，有日期，还有几句诗一样的话。字写得不很好看，可每一笔都灵动，也实在。想想看，一千多年前的一个窑工，捏着泥坯，趁泥还没干，还只拉到圆鼓鼓的地方，他拿来一根竹签子在内壁划几个字。他大概没想谁看见这些字，他做好的陶器，内壁谁看得见，他就是想写，想留个记号，像给自己看，又像是给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人去看。

我手心里这块陶片上也有字，要不是刚才蹭掉了泥巴，还发现不了。只有半个字，或者说是大半个——一个“山”字旁，底下缺了一截。剩下的笔画浅浅的，像写过以后又被水洒了一下，变模糊。就这半个字，让我站在那儿想了半天。这半个字后面，可能也有一个人，一件事，他趁还没做完这件陶器，趁着泥坯还湿，在里头写点什么。可能是自己的姓，可能是“岁岁平安”几个字里的一个。写完了，他自己都不当回事，拿去烧，烧成了，放着准备卖。陶器颠簸了多年，碎了，信手扔了，踩进泥巴，露出一小块，这回让我踩中了，我把它捡起来了。

我想起铜官那边的老窑址，我去过几次。当地人讲，很久前那会，铜官的陶器出口好多个国家，走水路，装大船。有一回，船出了事，沉到海底。一千多年以后，有人在海底发现了那条沉船，捞上来好多陶器，绝大多数是铜官窑里烧出来的陶器。那些陶器在海水下泡了一千多年，模样变了，有的长满了海蛎子壳，有的被珊瑚裹住了。可它们的形状还在，图案还在。考古的人把泥巴和海生物清理掉，发现有些陶器的内壁上有字。那些字是窑工们写的，写的什么？有名字，有的陶器也有几行像诗又不像诗的话。隔着海泥和铁锈，那些字还是清清楚楚的，你说怪不怪。陶器的外面画着花、画着鸟、画着好看的花纹，那是给人看的。里面那层层的字，是给自己看的。外面的图画是生意，里面的文字才是窑工的心事。

我走的这条陶街，它的路面大多铺了陶片。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踩上去嘎嘣嘎嘣。我舍不得使劲踩，放轻了脚步。可这满地的陶片，哪一块底下没有故事。陶片不会说话，可它们确实藏着好东西。不是藏，是记着。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每一道都记着一桩事。你看见了，就看懂了，你没看见，它就那么待着，不声不抢。我把那块陶片装进口袋里，继续往前走，这块陶片上的字，是仿照古人做的。脚下嘎嘣声还在响，可听起来，不像是碎了，倒像是它们在说话。说了一千多年，还没说完。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星城

投稿邮箱：632584215@qq.com
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